

第三回 奇女子因奇夢得遇奇緣 傲書生逢傲才全消傲骨

詞雲：

向道峨眉能耗世，一笑傾城，禍水真難制。況卻加虎翼助他威，移山撼嶽成何事。惟有才子能立志，拜倒轅門，恨少雙飛翼。凝眸遙望受降城，從今不敢稱才士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四川峨嵋山妖婦，僭稱峨嵋大王，本姓雷氏，年二十歲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使一口渾鐵降魔鉞，手下有數十員驍將，那些嘍羅約有數萬。朝廷連年征討，屢次損兵折將，勢頭比前越發猖狂，四方智謀勇力亡命之人，都去依他。他嫌峨嵋山狹小，屯紮人馬不下，遂漸殺過成都府灌縣來。那灌縣，有座青城山，連峰接岫，千里不絕，就名此山為第五洞天。又有七十二小洞，應七十二候；又有八大洞，按著八節。他佔位此山，一發根深蒂固，把七十二小洞，就分撥七十二個有些本領的為洞主，那八大洞，有八員驍將守把。且又號令嚴明，紀律整肅，官軍望風而靡，哪個敢來惹他？因此便蠶食諸縣，時時出來驚擾，不消說了。

卻是那峨嵋大王，年已及期，頗存擇配之念，只見帳外將領，都不是他對手，不屑屈身。忽然一夜，睡在帳中，夢見一個虎面將軍，與他對敵，看看抵敵不過，那八員將佐，都來相助，方把虎面將軍擒下。八員將稟道：“砍了罷！”正待殺他，只見一陣烏雲，漫山塞野而來，雲下又有滾滾大水，洶涌淹至。那虎面將軍把劍一揮，雲水俱退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聽得外面傳鼓之聲，醒來卻是一夢，哪裏曉得夢中吉凶。天色已明，忙傳令點起三千人馬，今日親要下山巡哨。登時聚集將領八員，俱要跟隨，其餘不許擅離山寨。你道他怎樣結束？但見：

頭上戴一頂玲瓏髮珠嵌紫金冠，冠側插兩根半紅半綠雉雞毛。身上披一領鮮麗護體蛤縫皂貂裘，裘外加一重似銀似鐵魚鱗鎧。腳下穿一雙小小鹿皮靴。座下騎一匹大大龍駒馬。左邊帶一張堅硬寶雕弓，右邊插幾枝兇狼狼牙箭。手中使一根渾鐵降魔杵，背後領三千如虎殺人兵。一時性起，人人怕見母夜叉；頃刻怒平，個個喜看生菩薩。正是：饒君縱有無情劍，不敢迷魂陣裏遊。他領兵馬下山巡哨不題。且說那萬頌公，自從出門之後，身邊單帶雲生所贈之劍，一路遨遊。聞說峨嵋大王英雄無比，即想道：“何物妖魔，橫行如此，做我不著，到那裏去遊玩一番，便好察其動靜，倘或可以乘機立功，倒是個出頭的機會。”算計已定，即便忙忙過了福建，到了廣東，不幾時，方到了四川。逢人便問峨嵋消息，無一個不聲揚威勢。且曉得他遷了青城山，即便一路訪來。到了青城山下，不期那日恰好遇著他巡哨，不提防被那八員將一擁至前，措手不及，被他拿去，獻與峨嵋大王。峨嵋大王見萬生人才俊偉，志氣軒昂，早已留心。左右喝聲：“跪了！”萬生罵道：“我堂堂男子，怎肯跪你這賊婦，我因不曾提防，誤遭羅網，假使我與你見個高下，只怕你這夥鼠賊，不足當我寶劍一餐耳。”八員將都要上前殺那萬生，雷氏止住道：“你這狂夫，有多大本領，敢如此誇口。我今放了，與你見個高下，只怕少不得死在我手中，難道怕你飛上天去不成。這叫做死而無怨。”那八員將齊道：“大王所見不差。”登時放了綁，還了他劍。先差一員將與他戰，不上三合，那將敗走。又換一員來，也是如此。連換八員，一個也抵敵不住。峨嵋大王大怒，道：“我用兵幾年，並無對手，豈料今日遭你這廝挫我銳氣，你敢與我峨嵋大王戰三合麼？”萬生道：“你們不過是烏合之眾，都是那些懶兵惰卒長成你的志氣。經我萬爺爺的手段，可惜你半世虛名，一朝掃地耳。”兩個就在山腳下大戰起來。戰了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八員將看看要來助戰，雷氏見他本事高強，忽然憶起夜間之夢，便道：“且住！我的本事，你也曉得，你的本事，我也盡知。我有一言對你說：你孤身無助，我人馬眾多，自然不敵，可惜你這條性命，輕輕斷送，莫若到我寨中，同享歡樂。我本女流，原無大志，手下將士，才力有限；情願讓這把交椅與你坐，你今意下何如？”萬生道：“大丈夫要死便死，怎肯陷身不義！”雷氏道：“人誰不死，只要死得有名。你今日就死在此，誰稱你的忠？又誰敬你的義？還是朝廷封贈？還是名著將來？與其徒死無益，莫若全生有待，須要三思。”萬生心下想道：“看他雖是女子，倒也智勇兼全，說來甚是有理，今日死得無名，日後誰人曉得。承他這般殷勤，莫若暫時寄身，強似東西落魄。”便道：“要我入夥，這也何難。只是目下權奸當路，故致如此。倘異日天恩下頒，須要隨我投順，方依你言。”雷氏道：“這個依得。”彼此俱各收了兵器，嘍羅牽上馬來，萬生騎了一同上山。

八員將心中雖然不服，看見主帥有心，萬生又有本事，沒奈何，只得同了七十二洞頭領，都來參見。雷氏遂將夢中之事說明，就稱萬生為虎面大王。八員將就與雷氏為媒，招贅萬生。萬生此時，已在穀中，只得勉強應命。重新號令三六九演武堂操練人馬，把一坐青城山變作梁山泊一般，自此愈加興旺。萬生號令不許擄掠良民，專要殺那貪官污吏。因此，百姓比前倒覺安寧了些。直待雲水二生招安，方纔平靜。此是後話不題。正是：

草莽英雄偏有眼，更於巾幗見鬚眉。

且說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有一個積祖富貴人家子孫，姓水名湄，表字伊人，他父母雙亡，年方一十八歲。那水氏累代簪纓，家資巨萬。伊人十二歲上進學，已走了兩科，因他才調太高，做的文章太奇，所以常落孫山之外。他倒也不放在心上，單單怨恨天地間沒有第二個才子，只生得我水伊人一個，時常一陣大哭起來，驚得這些家人僕婦都來慰問。你道他哭甚麼，他道：“四海之大，九州之廣，為何不再生一個才人，做個對手，可為痛哭流涕耳？”因此揮金如土，最好交遊，但有一才一技的人，就相留款待，他說：“千羊之皮雖可成裘，究竟不如一肘之腋，但恨日前無肘腋，故聊集羊皮以慰寂寥之況。”聞說那裏有個詩人，他近便駕車，遠即舉棹，急圖會面。及至一見，則又大笑而還。人人道他是狂是傲，伊人撫掌道：“非我狂也，乃人讓我不得不狂；非我傲也，乃人使我不得不傲。我若不狂，更有誰人敢狂？我若不傲，更有誰人敢傲？天下無才，故見有才者反以為狂；小有才者，及見大才，亦說是傲。如果以才遇才，我狂亦不狂，傲亦不做矣！然傲正是才人本色，狂乃才人雅趣。人人道我是狂是傲，我正嘆天下沒人敢狂敢傲也！”從此不以功名為念，終日飲酒賦詩，以解胸中抑鬱牢騷、感慨不平之氣。年雖弱冠，未絆紅絲。若論他貌比潘安，才同子建，富抵石崇，豈沒有人家來說親？只因伊人立意必要那有才有色又有情的佳人方肯藍田納璧，所以這些說婚的不敢輕易上門。就有人打聽得張門李宅有個小姐虛神假鬼，說是真正佳人，那伊人大笑道：“你道怎樣的叫做佳人？大凡佳人必配才子，才子既是難逢，佳人豈復易得？才子不可無佳人之貌，佳人不可無才子之才，有才子佳人之才與貌矣，又不可無佳人才子之情，合攏來方可謂之真才子、真正佳人。譬如聖人必居凡山，成佛必是如來，作祖必須達摩。登峰造極，然後足為一世良緣，千秋佳話，此乃天地之瑞氣，人物之靈應。昔者有言曰：‘

指數起，有得幾個。你道佳人是易得不易得，難逢不難逢。最可恨的，纔寫得出幾句爛時文、做得出幾句打油詩、講得出幾句糟粕書，他便傲然自得，略無忌憚，而以才子自居。那些昏眼庸夫，自己腹中不是空空無物，便是滿滿的填著一腔真糞，哄然都稱為才子，不惟把才子名色壞了，卻把那真正的才子面目反如茫茫大水，杳不可見。我水相公所以常常痛哭，也只為此。若那些閨閣中的女子，施朱抹粉，繫綠穿紅，做出許多妖嬈的模樣，露出那些袅娜的行藏，裝出無數冶容的腔調，目能辨字，手可塗鴉，比那些濃眉巨目、粗手肥腳的村姑田婦，自然比善於些，偏是這些輕浮子弟、蠢欲愚夫餓眼一看，便把燕石視為至寶，輕浮的都目之為佳人，不惟將那佳人名色壞了，連這佳人的真面目也如海底撈針，無從尋覓。所以我水相公不輕擇配，情願終身不娶，正為此耳！怎肯把佳人二字輕輕擲送，以負那真正佳人，使天下真正才子笑耳！你何必妄談妍好，來騙我水相公麼？”只這一番話，說得那人啞口無言而退。自此沒有一人來說起烟事。

他有個叔水有源，時常在外經商，每到出去日子，即便一致叮囑，要他留心打聽，凡遇當今才子的詩文詞賦，搜羅到家，償還重價。那水有源這種買賣倒有幾分利息，所以每到一處，即訪問有名詩畫，買了帶歸與伊人。他從沒有中意的，不是說要他糊紙窗，便是說將他覆酒甕。又笑道：“不是老叔眼力不濟、胸中平常，只恨天下無才子耳！”水有源經了幾番埋怨，心裏也覺冷了好些。那伊人偏又作怪，若是沒有買得歸家，便又十分哀懇，下禮賠情。有源又覺過意不去，只得依舊受他埋怨。這一時適值在蘇買貨，聽得虎丘山有個姓梅的，做得好詩，便買了扇子來求雲生寫畫，先把那伊人的小影向雲生面前描畫一番，要求雲生用心做那出色的詩詞，壓服伊人。雲生得了這話，竟做嘔出心肝的妙句、敲金戛玉的元音，好象樹了旗幟要與大將對壘的一般，詩中也帶些牢騷不平、眼空一世、獨佔才名的意思。

不過兩日，有源來討扇子，雲生說道：“老丈回去對令侄說，向來旁若無人，卑視儕俗，今番可以拜倒轅門、獻納降書矣！”有源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在下也好出向來許多埋怨的惡氣。”雲生道：“只怕令侄有才之名，無才之實耳！假使真正有才，這番必然把老丈做個功臣，只是一件，我的詩雖看得過，倘或令侄又高出於我，這也不可慮。”水老道：“這又怎麼樣講？”雲生道：“我有一個妙計，你回去時，把這詩不要就說是我做的，只說蘇州有一個才子，四方求教者甚多，我恐是個虛名，又受你的埋怨，不去求他。令侄見你這樣說，必然十分羨慕，必竟要你再來。你然後又說在虎丘山書畫寓中求那人做得幾首詩在此，送與你看。他道是書畫店的，自然不以為意，倘看了頓然屈服，不消說了；倘視為平平，不肯稽賞，老丈下次來蘇，小弟再做幾首，畢竟要他心服才罷。”說完，有源大喜，即向腰間採取銀子，來謝雲生。雲生大笑道：“我的詩原為令侄而作，是與凡人不同，若以俗情相待，便輕視小弟了，使小弟也輕視令侄了。若得令侄一番鑒賞，勝似錫我友朋。”有源聽了這些說話，只得收回，笑欣欣別過雲生。

過了幾時，方到家中。水伊人即忙便問此番消息，有源便將雲生教道他的話一一述與他聽，伊人果然頓足道：“叔叔作事這等顛倒！前日沒才的偏胡亂收回，污我雙目。今番既遇真才，自然該求他些詩文回來，以慰我渴慕的心腸。反說怕我埋怨，豈不可笑？侄兒於今如此坎坷，要見一個才子的影兒，竟不能夠。”說罷，竟大哭起來。有源道：“且慢哭，我在虎丘經過，有個人在那裏開書畫店，頗有詩名，我便求得幾首新詩送與侄兒看看。”就向匣中取出來遞與水生。水生也不來接詩，反轉哭為笑，道：“可見叔叔一發是個鈍貨了！那書畫店中不過是些邀名射利的俗子，抄襲幾句舊詩，寫幾幅山不成山、水不成水的畫，賺那些不識字的盲夫幾貫錢鈔，那裏怎麼有名？真正與痴人說夢矣！”有源道：“侄兒休要小覷了他。那人寫完詩時，就對我說：不要把我這詩看輕了，隨你天下有名才子，傲然自恃者，見了我詩，自然拜倒轅門，獻納降書，可惜天下沒有才子，不能鑒識耳。他是這等說，難道是浪向人前誇大口麼？”說罷，又將扇子遞過來，道：“你且看一看，或者無心插柳反成蔭，也未可知。”水生強他不過，只得接在手中道：“要我看不打緊，少不得又要供我笑具耳！”且展開一看，只見：

龍飛鳳舞鍾王字，玉潤珠圓李杜詩，
向道高才無處覓，不期今日慰相思。

水生不看猶可，一看不覺大驚，狂叫道：“不料天地間原有這等才子！我水湄何量之不廣也！叔叔請上，受侄兒幾拜。”有源笑得眼睛沒縫，說：“賢侄何前倨而後恭也？”伊人道：“叔叔為侄兒收尋這樣至寶回來，真是侄兒護命的靈符也！情願拜倒轅門，獻納降書，從今後再不敢狂，再不敢傲矣！方才出口唐突叔叔，並唐突才子之詩，俱乞恕罪。”說罷，納頭便拜，驚得有源攙扶不迭，想道：“梅再福怎樣好詩，我侄兒這等虛心屈服。”又道：“你若見了他人品，一發不知作何服哩！”伊人道：“我看他詩句就如見其人一般，看他溫厚和平，性情畢露。見風流超逸處，其人必少年俊雅；見天矯不群處，其人必志氣軒昂；見感慨淋漓處，其人必精神激發；見鎮密整齊處，其人必情深義重，從今不敢復輕天下士矣！然以如此才情，而猶寄身塵俗，此必不得志於時所為，斷非邀名射利之徒。叔叔，你道我為侄兒的，詩品得是麼？”有源大笑道：“侄兒與他未曾見面，竟像深交，正是惟才知才，亦惟才憐才耳！”伊人道：“天下才情到此，亦至矣，盡矣，無以加矣。叔叔還說另有個才子，四方求教者不絕，侄兒倒也不敢深信，料叔叔又決不肯狂言，畢竟是那才子惟恐一時不能壓服侄兒，故說此句留餘地說話，以俟後圖麼？”有源見被他猜著，不覺搖頭吐舌道：“侄兒何料事之通神也！非梅生不能致侄兒心折，非侄兒亦不能透梅生肺腑，大抵才人意見畢竟相同。”伊人道：“梅兄如此用心，叫我水湄如何當得起？叔叔快些完了公事，領了侄兒回去，細細請教，以遂平生之願。”有源果然耽擱不勾一月，便與伊人同往蘇州，來訪雲生。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千里神交，談心措手，一朝意氣，並轡連鑣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